

国际 深度

除夕夜的加州：一场舞室枪击案，与被撼动的华裔社群

“在美国，没有人能避免成为枪击案的受害者，不论你的肤色、财富、学历。我想像中的两个美国根本从来没存在过。”



2023年1月26日，美国加州蒙特利公园，一名男孩在枪击案发生的舞室外点蜡烛悼念遇难者。摄：Genaro Molina/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陈婉容 ✓

| 2023-01-30

每当有人问Lily“从哪里来”，她会答“Monterey Park, born and raised”（在蒙特利公园出生成长）。对于美国亚裔来说，“从哪里来”这个问句总是带著刺，而许多人确实不满意“南加州洛杉矶蒙特利公园”这个答案，硬要再补一句：“我意思是，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

“你到底从哪里来？”他们要的答案大概就是中国、韩国、日本、泰国、越南那一类的。Lily是第二代中国移民，父母在三十年前，通过在台山同乡的中国餐馆做厨的途径申请到美国的居留。二人后来辗转搬到了蒙特利公园（下称蒙市）一间小公寓，数年后生下她和弟弟。对于华裔移民来说，离洛杉矶市中心十多分钟车程的蒙市，就像“美利坚”这个游戏的新手村：就算初来报到，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没认得完，新移民仍然可以找仲介租房子、开银行户口，开电话卡、去超市买菜、给孩子找学校。在这里，广东话、普通话、台山话、上海话、各种口音的华语和乡下话都有人讲。蒙市是一代又一代的华人移民踏出“美国梦”第一步的地方。

对于在美国出生的Lily来说，中国的那个“故乡”太遥远了，蒙市是她认知的，唯一的“故乡”。她在附近上小学、初中、高中——她的初中有六成是少数族裔学生（华裔最多，其次为拉美裔），白人不足三成。她也在这里学小提琴、油画、参加女童军、放学跟同学买珍珠奶茶走路回家，到十多岁就在童年走过的路学车——蒙市占据了她的绝大部份的人生。数年前她从著名公立大学毕业，完成了父母的美国梦。大学毕业后，她搬离了老家，跟男友在洛杉矶另一区租房子。

2023年的年三十晚，她如旧回老家过年。在华埠张灯结彩庆团圆的这一晚，一名叫Huu Can Tran的华裔男子带著一把半自动手枪，闯入当地一家舞蹈教室杀了五男五女。Lily听著整晚盘旋在老家上空的传媒直升机声，流著泪急切地和旧友同学发著信息：“在舞星中枪的好像是谁谁谁的母亲，谁谁谁跟我们上同一所高中，比我们小几届”、“我堂妹好像认识他们一家”、“我前几天还去过对面那家香港茶餐厅”、“我妈认识其中一个中枪的男人。”“开枪的是白人？黑人？拉美裔？”“好像是华人？”“怎么可能……”

朋友间没人知道Huu Can Tran是谁，但那些无缘无故命丧舞室的男女，好像都是一起上高中的谁的父亲、朋友的朋友的母亲——他们好像都是她经过Barnes Park时会看到的，在公园球场上耍太极，跳“广场舞”的大叔大妈们。Lily住在蒙市二十多年，在她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事情。“美国虽然很多枪击案，但我一直觉得那大多是跟帮派、毒品有关的事情，怎可能跟蒙市扯得上关系。就算不是帮派或毒品，是甚么乱开枪的疯子也好，也不可能跟蒙市有关……”

犹豫了一下之后，Lily继续说：“But Monterey Park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但蒙市以后都不会再一样了）



2023年1月24日，美国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民到枪击案发生的舞室外点香悼念遇难者。摄：Sarah Reingewirtz/MediaNews Group/Los Angeles Daily News via 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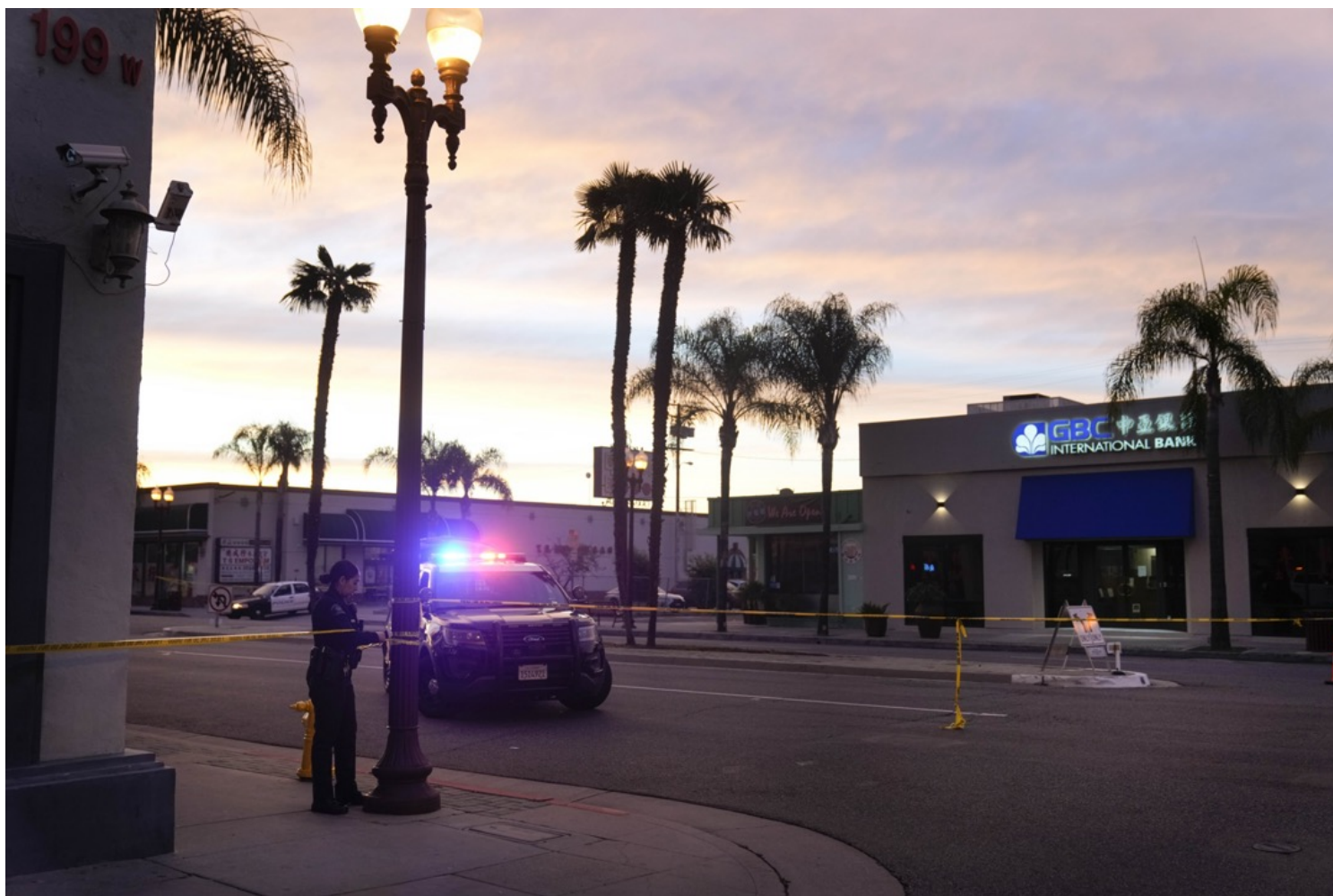
“华人的比华利山”

根据2022年的人口统计资料，蒙市有六成半居民是亚裔，超过两成半为拉美裔，白人不足一成半。在北美，旧金山（三藩市）和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名气最响，但蒙市不止是一个“唐人街”，它是美国唯一一个以亚裔居民占大多数的城镇。1983年，《时代杂志》（TIME）刊出了一张蒙市市议会的照片，下面写着：“中产社区蒙特利公园的多种族市议会：两个拉美裔、一个菲律宾裔、一个华裔、一个白人。”1985年，《今日美国》（USA Today）为蒙市冠上“All-American City”（充满美国精神的城市）的称号，指它是个大熔炉，永远张开双臂迎接来追寻美国梦的新移民。再过了两年，又是《时代杂志》做了一个改变亚洲脸孔在美国的文化意义的封面：“Those Asian-American Whiz Kids”（那些聪明绝顶的亚裔小孩）。内文引用了些惊人的数据：在许多顶级名校如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新生中，亚裔不成比例地多，甚至有占了两成的。而这些进入名校的亚裔少男少女，许多都还只是第二代移民。

亚裔“模范移民”、“模范少数”的形象的出现，跟蒙市作为“华埠”崛起的时间点完全重合。蒙市在七十年代前都是以白人为主的地方，其次是拉美裔，亚裔只占少数。转捩点是在1965年：那年美国通过了《移民和国籍法》，除了取消种族配额制，还给了一些高学历和有特别技能的专才移民优先权。当时仍是冷战高峰期，美国大额资助亚洲亲美政权的精英大学，例如台大和首尔大学，有时甚至会接收台大的整个毕业班。

所以在七十年代，仍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在精英圈子间就有了“来来来！去台大！来来来！去美国！”的口号。

而在学术精英中，又以能帮助美国发展科技来对抗苏联的STEM（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精英最易申请研究院，继而移美。曾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杨安泽（Andrew Yang）的父亲，光电学教授杨界雄就是当时典型的移美台湾STEM精英：他在1965年后到印第安那州读研究院，后来有台湾“面板之父”之称，曾为台湾面板商瀚宇彩晶取得多项TFT（薄膜晶体管）和LED专利。这些台湾精英在七十年代涌入加州，除了成为矽谷的骨干，也将蒙市由一个曾经在1920年代举办三K党年会的白人小镇，变成了美国的“小台北”。



2023年1月22日，美国加州蒙特利公园，警员在枪击案发生的舞室一带拉起封锁线。摄：Jae C. Hong/AP/达志影像

蒙市也在七、八十年代吸引了许多香港移民。七十年代，华裔房地产商人谢叔纲（Fred Hsieh）看准了1965年修改移民法，以及港台在七十年代始经济起飞，造就了一堆有学识财富的中产阶级的时机，大力在港台推广蒙市的房地产。他的广告词是，与其搬到洛杉矶和三藩市早就拥挤不堪的唐人街，倒不如搬去俨如美国中产白人乡郊（suburb），有宽阔街道和大屋的蒙特利公园。他在香港报章用蒙市的区码“818”卖楼盘广告，将蒙市称为“华人的比华利山”（the Chinese Beverley Hills）。而到了2000年代始，跟美国其他地区一样，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占了蒙市新人口的大多数。如今与其说是“小台北”，蒙市更像“小上

海”或“小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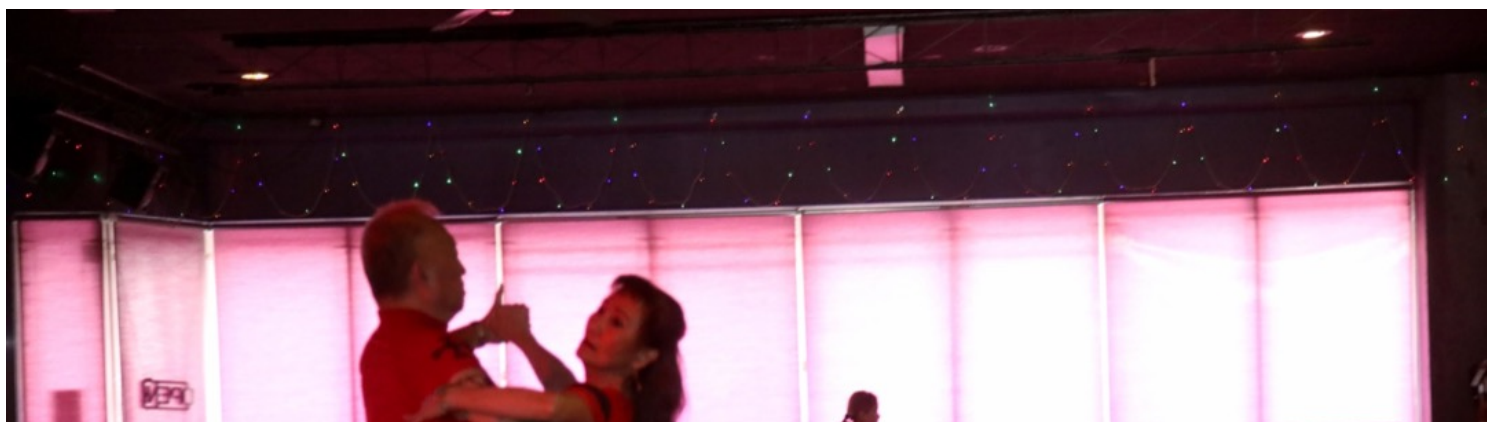
“华人的比华利山”可能是夸张的广告词，但蒙市的确可以说是华人版本的美国中产乡郊。而蒙市也有各种的“飞地（enclave）经济体”——中式洗衣店、各式亚洲餐馆、亚洲超市、华人开设的美甲和美发沙龙、华人地产经纪、华人诊所和律师行，给华人孩子的补习班和兴趣班。Lily的父母没有受过很多教育，英文明显达不到能够找白领工作的程度，但靠著为国内的同乡提供“一条龙”移民服务（包揽工作机会，代办工作签证，在到埗后短期内包食包住），成功地实现了阶级上流。但她也承认，正是因为愈来愈多教育水平较低，移民资金较少的移民涌入蒙市，许多较富有的亚裔都迁离了蒙市，搬到圣盖博（San Gabriel）的其他较富裕的城市，例如阿卡迪亚（Arcadia）。

老华侨与交际舞室

枪击案后不久，洛杉矶警方公布了11名舞星艺术舞蹈教室的受害者名单，当中大部份是亚裔（来自台湾、中国大陆、菲律宾），一位从名字看来是拉美裔。死者中年龄最小为57岁，最大的是78岁。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年过七旬的枪手Huu Can Tran以往是舞星的常客，甚至一度在那里教过社交舞，并且在那里认识了前妻。

1993年夏天，《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专题，标题是“亚洲移民纷纷涌去学习社交舞”。社交舞即Ballroom Dance，又叫交谊舞，包括了华尔兹、伦巴、狐步等摩登舞，和探戈、恰恰、牛仔舞等拉丁舞。社交舞起源于英国，现时国际标准社交舞的大赛仍在英国的黑池举行；但自九十年代起，“普交”（“普通社交舞”的简称，即非竞技社交舞）成为了美国亚裔移民的新爱好。《洛杉矶时报》的专题访问了八十年代开在托伦斯（Torrance）的“Club 2005”，当时该舞室有120个社交舞学生，其中占了一半是亚裔移民。

而位于蒙市的舞星艺术舞蹈学院，也是乘著这波社交舞热潮创办，面向亚裔社群的舞室。根据舞星的网页，创办人梁卓来自中国，1984年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后赴美至加州州立大学读工商管理，之后留在美国，在九十年代初创办舞星。





2023年1月27日，美国加州阿罕布拉（Alhambra），一个舞室的舞者和员工在比邻小镇蒙特利公园的舞室发生枪击案后都感到焦虑和悲伤。摄：Genaro Molina/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社交舞在蒙市年纪较大的华人间非常受欢迎。舞蹈学者关珊珊（SanSan Kwan）指出，业余社交舞的社群由第一代的美籍华人组成，他们通常在花了几十年时间辛勤工作，养育下一代后，在晚年在舞蹈中找到释放激情和好奇心的途径。而三藩市州立大学的学者Yutian Wong也说，如果自己七十多岁的父亲那天不是刚巧去探亲了，那天就会在舞星舞室。

“朋友的父母以往是来来（枪手在袭击舞星后去的第二间舞室）的常客，两夫妇一起去跳舞。是她妈妈先学，然后爸爸再去学舞来当她的舞伴。他们夫妇有甚么节庆都是在舞室一起庆祝的，偶尔我的朋友也会跟她父母一起去跳舞。对他们来说跳舞是家庭乐。”Lily说。

“也不止华人，拉美裔、年纪比较大的菲律宾人、越南人……都会去跳社交舞。”

“我的感觉是，社交舞其实是上年纪，退休后的人的消遣，就像有些人会去下棋，有些人去打牌。”在蒙市长大，今年三十出头，从事科技业的二代移民J说。“尤其是一些教育程度没那么高，英文没那么好，而子女又长大了，自己需要找点消遣的亚裔移民。他们应该觉得舞室有点像一个club（俱乐部），集合了一群年纪兴趣相近的人，能一起消磨时间，开开派对。”

枪击案后，《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为“对于年长的美国亚裔移民来说，社交舞本应是个安全的避风港”（For older Asian American immigrants, ballroom dancing was supposed to be a safe haven）。文章指出，亚裔移民迷上社交舞，主要是因为流行文化的影响：例如1996年首映，由役所广司主演的日本电影《谈谈情跳跳舞》（Shall We Dance?），就令亚洲掀起了一阵社交舞风潮。

而自2005年起首播，请来Karina Smirnoff等国标舞专业选手来当嘉宾的美国选秀节目《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也在美国带动了一波社交舞潮流。而且，在美国的语境下，社交舞还为新

移民提供了一种实现“美国梦”的另类机会。华盛顿大学的表演艺术研究学者Juliet McMains指出，跟HipHop、爵士等舞风不同的是，社交舞或国标舞虽然是起源于白人文化的舞蹈，但有一套清晰的评价准则，无论舞者的肤色、口音、风格——只要能够符合评分标准，似乎就可以脱离移民群体的边缘位置，利用国标舞来参与美国的主流文化。

但在枪击案后，这种在亚裔社群中流行的兴趣，也很可能蒙上一层阴影。在华裔社群中，本来就有些人认为这种舞室文化太过声色犬马。J说：“坦白说，是有些华人认为是不正经的中年人，或‘临老入花丛’的老人才会去跳社交舞。当中肯定带点slut-shaming（荡妇羞辱）的。有些人，例如我父母，会说那些舞室的女人这么老还穿得坦胸露臂的，肯定都不是正经人家。”

“尤其是他们有种印象，就是好多去舞室学舞的女性，都是丈夫长年在海外工作，或者不理她们，所以她们自己没事可做的……”Lily补充说：“于是就去跳舞，跟一些flower boy（小白脸）消磨时间。还有人说那些男的很拜金，想找富婆。或者说有些男人因为迷跳舞而跟舞伴日久生情，然后抛妻弃子。在有些人眼中，这些跳舞圈子是非八卦蛮多的。”

“枪击案之后，这些污名，大概只会更挥之不去。”



2023年1月26日，美国加州蒙特利公园，枪击案发生后，市民到事发现场悼念遇难者。摄：Genaro Molina/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不存在的两个美国

从悼念枪击案死者的烛光晚会回家后，Lily在网上讨论区写道：“我的家——蒙特利公园——曾经是个同声同气的，和谐的，守望相助的社区。一个疯子毁了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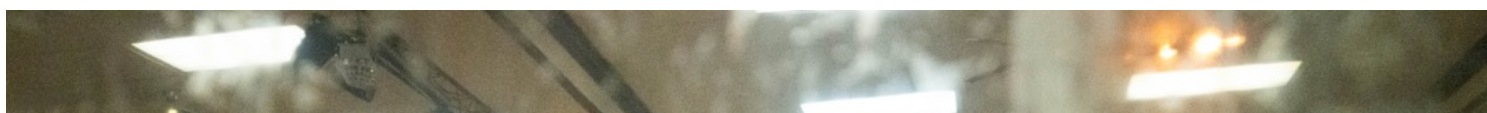
我问她，所以她觉得枪手是个“疯子”吗？“当时我的用语可能太emotional。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甚么精神疾病。不过那样说，好像就冤枉了有精神病的人了。但他有没有精神病，大概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即使是自命进步，土生土长的亚裔美国人如我，也有一种错觉，以为美国有两个：一个是属于亚裔的，安全的美国，一个是‘别的美国’，只在新闻上看到的美国。”

“你知道那个说法吗？‘it hit too close to home’（指刚好打到痛处，非常扎心）——对于我来说，这次枪击案就是这样。其中一个死者的儿子跟我上同一所高中，我完全想像不了他现在的心情。我不禁想，如果下次我的父母进超市、进餐厅的时候，也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要怎么办？还有没有甚么地方是安全的呢？”

“对于我来说，蒙市真的是个‘同声同气’的地方，大家都讲同一种语言。我对于自己亚裔美国人身份的自豪感，或多或少是从这里来的。我相信即使是这次枪击案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但我觉得，自己需要有一种新的认知，那就是在美国，没有人能避免成为枪击案的受害者，不论你的肤色、财富、学历。我想像中的两个美国根本从来没存在过。我甚至为曾经那样相信过而觉得羞耻。”

J也有同样的感受。三年COVID-19疫情令他反思了自己的亚裔身份：“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亚裔被袭击的新闻，而特朗普又火上加油，将病毒称为‘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当时有些亚裔说要去拿枪牌，要买枪傍身，避免受袭。我一直觉得有甚么必要呢？我本来就是支持严管枪械的，怎么可能自己还要去拿枪？”

疫情期间，美国亚裔受到的暴力袭击和仇恨犯罪比之前上升超过三倍。2022年5月，德州达拉斯（Dallas）一家由韩裔开设的美发店遭到枪击，三名受害者都是亚裔。而在蒙市的枪击案发生之后的一天，在加州半月湾（Half Moon Bay）也发生了一宗凶嫌和受害人都是亚裔的枪击案——一名年近七十，来自中国的华人农工杀死了七名同事，当中有华裔和拉美裔移工。“虽然我还是不会支持拥枪，但经过这几件事之后，我竟然有一点点觉得，如果我手上有枪，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至少能跟对方平起平坐？”J说。





2023年1月24日，美国加州蒙特利公园，枪击案发生的舞室。摄：Sarah Reingewirtz/MediaNews Group/Los Angeles Daily News via Getty Images

事实上，虽然AAPI族群（亚裔和太平洋岛居民；Asian and Asia Pacific Islander的简称）传统上一直较不可能成为枪械暴力的受害者，但在亚裔社群中的枪击案数字却一直在上升。在2016年到2020年间，AAPI族群因枪械死亡的数字上升了一成，主要因为用枪自杀的数字上升了14%。但同期，白人用枪自杀的数字只上升了1%。

我把这些数字传给J，他说：“我刚好也在想，在华人的文化里，心理有问题好像是一种禁忌。尤其是老一辈，基本都不会坦诚谈论这些问题的。如果凶手真的有心理问题，他有没有寻求帮助？如果有，事情会不会不一样？”

（尊重受访者意愿，Lily和J皆为化名）